

期待网购处方药搅动以药养医

胡印斌

今日论语

拿着医院处方用手机拍照,上传,等待药店抢单,挑个心仪价格付款。日前,在石家庄试水的阿里健康APP,正式跨入药品流通新领域:网上竞价购买处方药。据悉,目前石家庄数家知名连锁药店已与APP对接,与打车软件一样,消费者享受电子下单、送货上门的便捷服务,同时也尝到了价格优惠的甜头。

处方药可以网购,以往每每被病家吐槽的高企药价,因为中间流通渠道的缩减,或将有望实现大幅降价。有人甚至将电商试水医药行业的努力,视为改变以

药养医、推动医药分家,乃至促进医疗改革的契机与推手。这样一幅美好的愿景,结合一段时间以来风生水起的打车软件、快递行业、网络金融,被很多人看好。

的确,从患者角度来讲,网购处方药相当于在以往闭合的医药流通领域辟出一个全新的渠道。经由这个渠道,患者不仅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医院对药价的垄断,也能在众多药店中选择中意的价格。从经济性、便捷性来看,有着传统渠道难以比拟的优势。尽管此前也有患者从医院“跑单”,到外面药店购药,但零散的个体尝试与规模化的网购相比,显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特别是,网购处方药的发展,一方面契合了广大老百姓对切实

利益的考量,能够聚合全社会的小微力量,对固化的医药利益格局产生冲击;另一方面,电商也会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,推动并产生新的药品流通方式。这在以往电商攻城略地的历史中,已有演绎。

有人担心,以价格论英雄,是电商的一大竞争元素,竞争低价先压缩流通环节成本,之后会不会压缩生产成本,导致质量下滑,反而扰乱市场?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,医疗行业有特殊的公益属性,药品质量更是攸关性命,网购平台要长远健康发展,严格的规范和监管是少不了的。

也应该注意到,已经运行多年的以药养医的利益格局,很难通过网购彻底破局。以阿里健康APP

试水的石家庄为例,几乎所有大医院都采用“一卡通”,医生的处方与药房直通,病家很难拿到处方,如何能拍照、上传、竞价、抢单?不仅如此,作为医疗费用的一大块,医保等政策性花费还未与网购打通。凡此种种,均使得网购这一新生事物注定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。

但无论如何,任何壁垒与阻隔,也难掩网购处方药的破冰价值。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很多传统行业,恐怕还将继续攻城略地,改变并重塑更多的传统行业。此前探索多年的医疗改革难以打破的利益格局,未必不会在网购处方药的尝试中有所松动。说到底,诚如专家所言,“让病家真正从新模式中获益”,始终是一个硬道理。

新民随笔

竞真

沈月明

我向来对某电商的各种“大促”“狂降”持深刻怀疑。各种抢红包、秒杀、白菜价,那声嘶力竭的劲头,怎么看也没半点割肉的痛楚,反倒是感觉到对方的手迫不及待翻起了自己的兜子。

但人性是脆弱的。在一片狂欢血拼的气氛中,又正好需要,便顺手在著名电商那里“预订”了一套德国某著名品牌的刀具,几双美国品牌的袜子。噱头是“不拼抢得双十一价”。物流还真不慢,双十一后几天就到货了。先说那个袜子,品牌是恒适,但实际上生产商是苏州某家袜厂,包装上赫然有他们的商标。至于材料,网页上是棉、粘纤之类,实物包装上变成了竹纤维,但真正的东西,就是个劣质尼龙袜。再说那套刀具,剪刀、砍刀没啥异样,但水果刀和切菜刀,刀片薄得像纸一样,和我从国外带来的一对比,完全就是两种东西。而所谓的“双十一大促”,一千好几百,只比平日降了一百元,即便如此也并不比其他网店平日的价格便宜。

总结起来,这家电商的双十一“预订”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,而那一德一美两个国家的品牌,趁乱变成了“瘦身货”甚至冒牌货。从网上了解到,时下所谓的国际品牌旗舰店,基本都是承包给别人运作。而打着品牌,到生产商或代理加工厂订制专供“大促”的缩水产品,是这些旗舰店惯用的伎俩。如果没有对比,中国的消费者往往就抱怨两句“世界名牌也就这样”,稀里糊涂被坑了钱。

那些世界著名的品牌,很可能知道中国的“旗舰店”代理商干着偷工减料、鱼目混珠的勾当,但在销量和利润面前往往也就“痛苦地闭上了眼睛”。哪怕是世界一流的企业,也不代表肌体里流的是“道德的血液”。销售过期的福喜如此,“断轴门”的大众汽车也是如此。

想让世界名牌在中国保持其品质和服务的一致性,我想只有两条路好走。一是我们不买他们的东西,或者买了坚决维权(经过一番小斗争我把那两样东西全退了)。二是让中国的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名牌的标准,比如手机,我看现在没有哪个品牌敢在中国卖“简配版”了吧。买卖就是这样,啥时你硬气了,不鸟它了,它就老实了,重新做人了。

以会诊式督查赶走空头文件

权威声音

日前,中办、国办联合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16个省(区、市),对党中央、国务院近一年来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。

十八大以来,中央反复强调,“一分部署,九分落实”。督查作为改革适配器,至少要达成三个层面的目标:传达“上意”、体察民情、政策沟通。中央已有明确部署的政策,督查方向就是凸显倒逼压力,防止有的地方“合意则取不

合意则舍”,重点是清除“重发文、轻落实”的痼疾。

看重督查,更紧要的用意,是让改革的鱼儿回到水里去发现问题,以便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,用较小的振幅换取较大的改革推进力。中办、国办这次联合督查,摒弃了以往“重督查、轻服务”的思路,也慎用一票否决的方法,而是重视与被督查对象共同会诊,找出真正的问题、发展的症结所在,以更具协调性的政策调整赶走空头文件。毕竟,督查不是为了制造上下紧张,而是要共谋出路,拿一

位督查组成员的话说,就是“基层一线走到、真实情况看到、群众声音听到、存在的问题找到”。

这个意义上的督查,相当于为改革提供后期微创手术。它不仅注重“马上办”的行动力,更强调“办到位”的公信力。出于这种考虑,这次联合督查不再是“闭门督查”,而是对督查效果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和网络社会评价。强调下一贯的督查,追求与其他部门乃至全社会的横向联合,无疑将获得更大的改革执行力。(刘天亮 刊于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天使来到伦敦城

乐梦融

伦敦西南角的伯爵宫我去过,那里也是每年伦敦书展的举办地。蛮难想象会在一夜之间,变幻成生活色生香的梦境之夜。

著名内衣品牌“维多利亚的秘密”的年度秀造访伦敦,真不知道各国模特是怎么过海关的:想来也要像王尔德申报他的才华那样,申报下她们的身材与微笑。

一场艳色天下重的决战,一样的波光粼粼肉光致致,叫人不知今昔在何年。模特们把真名利与假辛酸揣进兜里,在T台上忍受或享受高强度的作业、高分贝的噪音和高亮度的聚光灯,忍受着长枪短炮,全世界宅男犀利的目光和不厚道的评论。

网上还流传着一些风凉语的嫉妒话,比如身材就这样,脸蛋很大众。谁能见到姑娘们像天使一样展开翅膀的那一刻,又有几人关心,她们为了两条若隐若现的人鱼线,练得像狗一样,吃得跟菜青虫一样。

潮流,容不得低调,但凡有一颗想红的心,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叫嚣的抢答器,懂不懂得答案,都先蹦出来捋一下,让那魔音预先震荡下看客的脑袋。看着姑娘们手挽手地拥抱和庆贺,心里还真说不定想把对方踹下台,让自己的美颜多多亮相才好。

有女性朋友问我,你们男人,看了维秘的姑娘,是不是有贵张的冲动?我答“没有”“还行”,就落了个假正经的名声。其实心头萦绕着王尔德尖锐又刻薄的语录:“时尚总是丑得难以容忍,所以每隔六个月我们都只好改一次。”把“时尚”脑补着“美人”,是一个道理,读来是有多凄楚。

若干天前遇见一位曾红极一时的歌手,谈到高兴,拿出手机准备合影一张,谁知对方像见到我掏出了匕首那样,捏住我的手腕。我许久不追明星,方才想起犯了忌,抱歉连连。都说文体不分家,退伍的模特和退役的运动员倒真的是一家人,最好的年华不过那么几年。

60岁的女医生、女教师、女清洁工尚可得人尊老敬贤,她们从来就是心灵美。60岁的女模特,大家最好看她晚年颠沛流离的流浪样,然后再跟子女叹一句:你们不知,她年轻时张开翅膀的样子,有那么美!



『垃圾』考察

中央出台一系列禁令后,公款旅游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。因《公款旅游》被通报的案中,最奇葩的是河北省一村委会主任,带领村里其他几名干部,以《考察栅栏、垃圾箱为由,到海南三亚游玩,花掉了公款二万三千元。

孙绍波画

自由谭

曾经有段时间,“接班”是个多少暗含着奉献精神的词儿,在一些艰苦的国企,祖孙几代“献完终身献子孙”,同为一家国企效力的景象,多少成了一种历史记忆。这一回,尘封多年的关键词重出江湖,乃是因为有媒体盘点,一些大型国企相继发生“世袭招工”的新闻,甚至还有为了“接班”而闹出人命的。

在能源、金融、铁路交通等特遇高、垄断程度高的国企中,“接班”现象未能随着国企改革消失,有些地方反而变本加厉。“接班”在今天看来,除非特例,否则企业“近亲繁殖”会降低活力,复杂的裙带关系也是管理难题;对个人来说,如此职业捆绑很容易抹杀个人兴趣和特长。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,再发展成“夫妻室,父子科,外

甥打水舅舅喝”那样的滑稽局面,再怎么改革,效益恐怕也上不去。

问题还不仅在于扯国企发展的后腿儿,关键是这种“接班”,浑身上下透着一股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味道,是权力世袭、利益通吃。“接班”也不只发生在国企。有报道说:河南扶沟县一家三兄弟都是领导干部,今年4月借大操大办父亲葬礼之机收受礼金。这事被举报到了纪委,处理结果是撤的撤、免的免。这兄弟三人,分别是县政法委副书记、县科技局局长和县财政局副局长,而他们要厚葬的父亲,则是该县原政协主席。这么一盘点,竟然“一家四干部、满门皆领导”,俨然一个“家门望族”。

接班权力还是传承好家风?

薛世君

北大社会学系有位叫冯军旗的博士,曾经在中部某县挂职,他通过调查发现,几十家大小“政治家族”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,普通家族出身的人很难凭借才干提拔升迁,令人触目惊心,大有点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”的意思。这让我突然想到小沈阳说过的一句台词——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”,有论者反复说起的“阶层固化”、“社会板结”问题,上述几例可为注脚。

话又说回来,“接班”、“世袭”并非先天遭人憎恶。如果有好家风,像宋代苏洵、苏轼、苏辙那样,虽然一家子都当公务员,也没谁觉得不爽,还引为佳话,因为人家不光

接了权力的班,袭了才华的基因,还承继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。都是当官,严嵩严世藩父子那种“模式”却遭人唾弃,还不是他们因为干的都是弄权敛财误国的勾当,一点也没有精神承继的范儿。

所以说,对“接班”、“世袭”,还是得看接的是什么、袭的是什么。由于家庭熏陶和上一辈言传身教,子女耳濡目染,音乐世家、警察世家、教师世家、演艺世家比比皆是,这其中,就有份职业感情在里面,有一种传统在继承,有一种精神在延续。准确地说,这种“世袭”应该叫“传承”。而借父亲葬礼收受礼金的世袭官员,“传承”的不是作风是权力,又何以谈得上“言传身教”呢?